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六二冊目次

焦氏澹園續集二十七卷(二)

〔明〕焦竑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金勵刻本

..... 一

甲秀園集四十七卷

〔明〕費元祿撰
明萬曆刻本

..... 一七七

焦氏澹園續集二十七卷(二)

〔明〕焦竑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金勵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目錄

傳

南城蕭氏世傳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丁別駕傳

金光祿傳

邵孝子傳

參岳彭公傳

參議黃公傳

參知李公傳

洛南公傳

林氏二節傳

孝節余母方氏傳

周孝子傳

江覺卿傳

朱方伯傳

湖廣永州府推官郭公暨配豐孺人傳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孺人鄭母鮑氏傳

陳木山公小傳

楊孺人小傳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

傳

南城蕭氏世傳

蕭氏殷微子之苗裔也支屬封蕭家隴右奉元元有貞敏公對首官集賢院學士國子祭酒待經筵請坐講爭之弗得弃官歸已憂亂挈其子九五徙盱江自是世爲南城人入國朝凡數傳好德而文不墜其家世至常寧令鑑字正功幼穎慧書一目輒誦十三補郡博士弟子高等郡守多禮異之

澹園續集卷十

與同邑劉朱馬三公並名公之博洽三人自以不及也然三人率起家科名爲邑宰郎署至少司寇公僅需次起明經顧弗以自非薄也謁選時或風賄相嚴求善地者公曰士始進有道挫節以苟功名非貞敏公家法也按常寧令甫至時徭役平稅斂修城繕兵弭九溪之盜泯無臺使之桀驁者當是時公之風采列郡莫不聞然竟以孤立鮮內主不能自發舒歎曰母老矣慷慨然致其仕歸與弟銘祗奉母梁猶人梁年九十六乃終日陶陶然樂

也燕飲須銘至始驩不則多邑罷去其去常寧也雖阨於公者亦悲號道左至越疆送之迄今謳吟思慕云子淵字起潛亦穎慧絕人七八歲母丁孺人卒涕覆而無已時王母梁止之謂曰我母未葬也其事後母熊也如丁母熊悅之視若已子十就鄉塾聞師談文成公學心契其說師大奇之十五補學弟子員試諸生間往往屈其曹而省試顧不利穆廟初用選貢升國子上舍久之謁銓得判濟寧州時時匡守之不逮爲撫臣所知以才晉雲和令雲和名爲饒而多礦穴姦人緣爲盜公單騎往諭民恐失公咸摩厲以隨盜知有備弗敢侵也爲政緩征徭豁虛稅修學置田以一切治辦稱語具邑乘中會有好諛者與公意左立解綬還拓郭北舊居創樓臺畜花鳥皮圖繪鼎鑿之屬奉常寧公總共間二三同志共焉弟布衣泗字起東公同母弟也少受經里中師通大指會體贏目幾不能視輒弃去以筋力織簞理其家日馳田間必手一編不釋左馬諸史及國朝掌故幾無所不

窺邑有史氏飲常寧公所公側侍教公以所不知
公應答如響驚曰吾行縉紳間多不解予言何布
衣郎乃爾耶因以布衣學士目之嘗讀陶朱公傳
歎曰公治生率本天地利而以什一府怨何居行
求白地若廣陂生畜而耕鋤之業乃驟起歲大侵
出穀三千石食饑民郡守以義旌則力辭有旅不
收喪不舉者雖屢賙無倦其自奉則一冠三十年
食鮮兼味也少習楚心雪王君會拜肝司理請見
跳弗應彊見於家卽所校士問薦者謙弗敢知邑
豪聞之屬居間不聽豪志中以他事幾逮公歎曰
吾不爲利而乃以得禍耶久之事盡解蓋公質直
時面刺人過而胷腑洞然內行修潔人人弗忍訾
亦莫爲訾也愛季幼海終其身如一日雲和公無
後不難割愛子應泰嗣之居恒業閭里自若非有
所負挾而邑人翕然推爲長者大氏蕭氏父兄子
姓仕不滓公歸不困私外精其業內完其行一鄉
稱爲望族不虛耳

太史氏曰班固傳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生

愧不及也世病其推少文信然乎然弗諳於學有
遺訾焉今常寧之耆修雲和之精詣起東之篤義
而邑先達羅先生又與爲綰帶交所切劘而掖之
者不言可知也蕭世世受儒至應泰感慨多大節
而嚮往古聖賢之學尤勤蓋得之庭授爲多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吾日以望蕭氏之興矣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
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
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
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
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
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
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
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
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
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

陸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膳黃
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 上改元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
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
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
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
歸奉 旨馳驛養病萬曆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計
間 上震悼久之賜諭祭益敏肅始公在戶部監
兌湖湘巨幕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
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
裁卽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
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
得以摻揚簡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歸羣庶列卿
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
東議班操劉積逋減馬價著爲掣令時蔣大爵范
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

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
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
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
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
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是春渭河念寶應湖險
惡歲漂舳艫無算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
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莽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
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
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鵬眉睫大察汰遺數百人
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
非平允詳慎務廣 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邊臣
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
罪而比臨重辟執不奉 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
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厥校偵部事公慮敝實不
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錄乃已權
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
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官闡
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

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窳遂皆職比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風一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徭巡無得以問魄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賁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跡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視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窳獨斷於是非僕選之中抗色於傾

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盡結廬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徒是廷哉片舉功爲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李公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案然得之且工樞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儒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楮種

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丁別駕傳

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君字惟寅別號海陽父魁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異氣骨

朗峻音吐如鐘髻亂中動應繩墨嶄嶄不可犯而事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昕夕承兩老人懽婚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有賢行爲故以贊終身師事之尋師於鄒東廓王龍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蒞靡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於戶君談學論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

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也間有知而懷金讞者斥去之甚衆隆慶改元

詔舉恩貢當事者意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幹而以身後之共恬於進取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拯乏每傾困不恤如殞逆族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廣衡州府別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與義倉修社學諸剔敝釐奸者甚具亡何督儲之會城監武棘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

清江雜錄

卷一

七

臺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衡人甚悲之語具哀輓集不載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閒之晷動必成書其邇源模範不忘羹牆曰思師錄溫國旣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三要語具歲規曰名相行畧臺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卷嘗作送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而立澍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

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讓則如慢如僞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賁育之不可奪而處父師間閤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亦且灑灑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是也子紹懷紹軾紹輅紹輶紹軾舉進士爲翰林編修收拾遺文畧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君於是爲有子矣

金光祿傳

光祿丞金公諱鉅字德潤海陽南市里人也先世以德厚聞國初仲善公始徙南市隸駙馬王公幕中從守濠州閔良家子共成者當世沒爲兵也驟諫不聽購尺籍陰焚之獲免者千人萬全公齒德冠閭右爲鄉射上賓二十餘年世安公以孝友著至文明公重然諾義俠聲藉甚嘗不靳千金脫宗人之厄昇輓婦哭奠彌道則光祿公父也公生豁達多計畫奉父命爲商游初商閩中轉轂以百數卒徙淮陰曰淮陰南北中卅車之湊泉布可四達也乃治產積居擇人而任特累致千金公雖游於

賈人乎而時有縱舍節縮與揮霍錯綜出之人不能測也事父能竭力得其驩心從之閼險阻勤劬必以身代仲弟早世遺孤三撫之慟曰所不屬者形骸耳疇非先君遺邪與同居食調護而訓誨之自婚娶游辟雍視與三子均宗祠未建謂築室道旁終無成理首捐貲卜地聚族以營既闢址而堂廡寢室克日落成皆公力也縣有經野之役先塋世業歲久多侵沒焦勞綜覈卒較然還其舊觀歲侵時出重楮哺饑人邑有大役輒曰非我誰其任

卷一

二

者先是營宮圯愴然若痼於身捐橐庀材爲義者倡自是廟廟渠渠弦誦勃興青衿嘖嘖歸德矣一日語太史張公曰今賈人顯趣利而去義直挈鉗之智耳吾殆不爲太史嘆曰濯不期江漢期於去垢乘不期駿鬻期於千里如君之爲人何賈非儒其爲名流所企羨如此居恒言積水成潭積善成福吾家自仲善公以來所積厚矣法當興故於子若猶子卑禮厚幣延曰方名士各受以經幾有成立而後已中歲入貲爲光祿丞之燕覽觀宮闕之

巨麗與一時賢士大夫游亡何遂舍去蓋非其好也平生無狎語無情容交游間若不可嚙就而一與投分終身不忘郡國守相邑大夫至者靡不禮於其廬余友祝符卿無功道公事行甚悉其賢重公不虛耳壽八十子姓翩翩鵠起語具狀志銘不具論

太史氏曰語有之良賈能籌而不能爲豐良農能田而不能爲年光祿論仲善公之言期於子姓遠矣而未遽滿其望者亦曰有待焉矧公行誼高而

卷一

十三

名不踰邑恩施厚而位不副德其所贏多矣尋有食其贏者則在諸子哉則在諸子哉

邵孝子傳

孝子子四人曰杰王國典儀曰庶太僕卿曰兼京兆別駕曰樵詹事府儒士而太僕最貴孝子以太僕貴封刑科右給事中尊顯矣邑乘列之孝子邑人亦稱孝子孝子云舉所重也孝子邵姓諱棠字汝思先世睦人諱文肇者教授歙州始徙海陽之務東國初營田使伯華復自務東徙西門因定居

焉五傳曰近溪居士諱文祥配程氏孝子考妣也
生而端敏篤孝義少從金粟齋參軍授毛氏詩業
甫就會父喪哀痛至人不忍聞時納婦汪三日耳
卽令之手紉袷衾而衣之終三年不肉也母每哭
必慟重傷孝子心往往爲罷哭或夜聞母哭聲亟
走眠徘徊戶外至達曙者有之堂有王父母老矣
而念子甚孝子臂解者萬方亦爲罷哭父葬郭
南旦必往省眠歲潦虞其浸也繞其櫬而號聞者
悲之尋卜兆封山躬舂鍾先築者蓋墳成而始卽
安奉寡母極志力之養所夕上食惟謹夜則集羣
從若諸孫談說今古以爲娛每伴必在側終婦身
三十年未嘗對校食也婦歿諸妾勝供事少不當
意輒遣之微疾選藥而進定望而禱皇皇然衣
不一解帶也母至九十以天年終而孝子且七十
矣寢苦枕塊迨二祥如初喪或謂古七十不致毀
禮也乃公其一稟禮經母過哀孝子弗聽服除遇
忌日亦如二祥然居恒語及二尊人嗚咽悲哀皓
首如一日也嘗捐貲葺大宗祠歷三寒暑乃就增

損古今禮爲祭儀令子姓遵行之尋詣淳安謁祖
墓且爲譜牒計知始祖墓沒草萊者且百年求得
其墳修復之乃已哀從弟橋早夭妻夏又以節死
也捐貲其二孤從子孝廉燕好學而貧獎成之卒
以孝旌再從憲副公特嚴重孝子疾革以其孤托
焉孤死無後孝子力求所以嗣者曰吾不忍憲副
公之爲餒殍也季姑適劉而大爲經紀其家倚辦
者再世他食饑者藥疾者而棺死者縷縷不可指
屈海陽人言曰曷觀邵孝子不匿財而卹孤寒子
孫驚起爲顯官文學行誼矜帶郡縣間固天道哉
方兩子未第時孝子手一編督課之言必曰孝義
不置迨其仕也貽之書曰若一意報主毋以我故
分其念太僕官刑垣時一就養邸中每規之曰諫
議主上耳目任毋自輕君實有言志其大毋拾
其細專圖國家而毋急身謀此進言法也太僕遵
其教卒不愧爲名諫議云爲人修眉廣頰樸貌而
飄飄望之如神仙中人有風槩善談論大氏自奉
約而於賓祭必腆惡惡嚴而於善良必篤有德我

者遜謙不敢當而有德於我者終其身弗忘所謂
後遂篤行君子非耶語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
由生也信矣孝子年七十有八墓在縣查石之陽
諸事行子姓詳在許太傅范方伯志狀不具論
史氏曰陶元亮所傳士庶人之孝僅僅八人諸殊
尤絕跡者不與焉非其醇白之行以實不以名故
得久而不廢耶裴攬觀蘭堂東觀所撰述見 高
皇帝褒孝甚亟至虧體殉親者獨擯不錄此以見
中庸之難而聖人之爲慮遠矣孝子所爲惟自達
潛園續集 卷二 五十一

參岳彭公傳

參岳彭公有讀冊錄行於世其人蓋收攝身心恬
養性命蟬蛻於塵滓外者及年躋八十丰神矯健
綽約如少壯屬續前無少病苦狀經旬不火食而
已至歿而異香七日不散豈不飄飄乎其仙哉然

據其生平大節廉直忠勤爲國之幹蓋無愧於生
而又能達生者也作彭參岳傳公彭姓諱文質字
在份別號從野籍閩之興化先代有至祭酒學士
者成化間大司寇惠安公以端亮重一時數傳而
觀察公甫轉運公大治皆以廉直聞在所尸祝之
公之祖若父也公生而器宇凝重儼若成人不少
爲嬉戲十六補諸生輒有雋聲嘉靖癸卯薦鄉書
年二十耳性孝謹事兩母能竭力動必稟命而行
數困公車以母老請署教旌德已未成進士令粵
之揭陽下車問民所疾苦而爬梳之會倭起東南
亡所不躡揭陽困圍城者索月民恐欲棄去公募
丁壯乘城爲守備身與臥起晝晚間久之寇知不
可犯乃遁去有不逞者乘間爲亂將竊發公殲其
魁而散餘黨歸農揭陽民德之官保生祀公壬戌
倭陷莆城公念母甚解印綬奔歸適與母喪會公
一慟幾絕時時飲泣枕席間爲漬也舉族中寇者
不下數千人盡扶掖之令輒立服闋摧戶部主事
董潞河天津召公鉤嚴精密塞其旁漏卮而稍寬

其內所行多著爲絮式已晉郎中大司農陳我渡
公倚爲左右手出守桂林剔積蠹抑強宗郡無留
獄姦人斂手而自奉顧約甚嘗嘆曰絲忽皆民膏
血也吾忍割民自快乎以故一切供億盡從貶損
歷三年人無敢干以私者入覲時部使者薦剡相
望台行爲西粵最尋卽其地拜憲副進叅政時議
大征八寨徭蘇府才公以兵事問公對曰兵者不
得已而爲弭亂計則善矣儻藉爲功伐非所知也
幕府斂容嘆服卽以督餉紀功委焉旦夕艱筴兵

潘園續集

卷十

食事而叙其功若罪必核所擒獲非辜立解脫之
全活者甚衆先是靖藩故驕甚以葬母妃故縱全
人子摻括竹木爲民害公奮然曰奈何重困我民
也裁其橫令不得騁雖民獲稍蘇而謀以法中公
笑公聞速拂衣歸歸而偃息山中謝絕時事日讀
書談道而已歸索蕭然僅僅田數畝又復挈以衣
食其昆季卽突煙冷勿卹也大都公爲人卽之溫
溫可愛慕而非其義秋豪不可干所敷歷政蹟甚
偉而向人絕不肯道潛心理學有得輒劄記之多

至盈帙而不欲以名於人奕棋入能品行草流俊
有法務以自愉快而已蓋砥礪節行不異惠安公
而清真寡營則自得者爲多老而無疾一旦郊飲
食不御曰三仙迎我矣遂歿丈夫子八而最先發
者曰憲范方出守滇南材品稱濟美云

太史曰劉京爲漢文侍郎薊子訓仕州郡拜郎
中都尉皆以宦業而兼仙遊也以彼消搖雲漢賦
軒轅珪組之榮猶土苴耳乃不難俯而就此參岳
嚴玄玄於道流及稽其行事抑何其斤斤當實也

潘園續集

卷一

夫老氏猶龍而生子宗爲柱下史豈必絕類離倫
如世方術者流哉老氏絕聖棄智而未嘗不游
方之內參岳栖跡倫物而實超於方之外語云通
本者不亂於末親要者不惑於跡其此類也夫

參議黃公傳

公諱金色字鍊之晚更字九成姓黃氏出漢江夏
孝子香之裔世居休寧考諱某贈某官母符封安
人生四子公其次也七歲出就塾師授素輒瞑目
坐不喜誦讀師呵之公背誦所授不遺甫二載而

通孝經四書通其大意年十三入山寺讀書歲辛亥督學方山薛公拔公高等補郡學弟子員甲寅督學阮公選第二人業奕奕負雋聲矣偶夜獨坐覺意念紛馳甚患之讀陽明先生書且疑且信至丁巳移居天真書院從緒山龍溪二公遊集者無慮數百人講誦咏歌之聲昕夕不輟陶汰俗禁洞達性體得其解獨深公自謂此際如夢得醒醒而復夢如生而死死而復生緒山大器之公因執贄爲弟子願終身事焉隆慶丁卯舉浙江鄉試戊辰成進士觀政禮部羣萃求友如不及是年授晉江令至則爲文晉於神首諭士民 聖諭六言諸所肇畫惟以敦教化厚風俗禁邪巫表節孝戒停喪爲急適海寇曾一本爲亂閩廣會勦公葺戰艦厲兵儲餉以應摘奸伏嚴科派取澳課饒徭平亭之一切治辦庚午以父憂去士民遮道哭弔具載尤僉憲王太僕所撰去思碑中壬申公除補德興令德興劇多豪猾令若丞不能終者四矣公曰是我始至大持潔廉風之摺束吏猾不假毛髮抑

兼并裁濫供士民大帖服而公益自發舒嚴徭糧利敝所繇節縮之立義田義倉除幼丁徭以惠老幼暇日開席講授不倦貧民多溺女嚴禁之且給倉穀爲助諸政蹟一如晉江時撫按薦剡皆首時相江陵若冢宰張欲以重曹餽公相知者推挽百方公謝不顧乃陞南工部主事士民追思德政編刻日錄六卷共爲祠生祀之語具舒御史碑記乙亥之任搜剔宿蠹不遺餘力是歲督修應天貢院估泗州工築堤備水患又修南都承天門奉 旨欽賞者再歲庚辰監鑄錢江陵傳給事驚相心腹也爲舖戶求增銅直堂屬欲許之公獨曰鑄錢已六年有定例且求增者紛起何以禁之執不應傳遂誣論公鑄錢薄惡欲擠之罪而王給事者助之竟被誣去職癸未鷺相劾兩給事削籍去詔舉佚才周都諫王御史咸舉公名 勅下吏部行南部院會勘臺瑣若御史大夫疏明公用持法失要人意實無他過端奉 旨復職起補南祠部主事曹事稀簡公褒衣從諸名公卿談說問學彬彬甚都

矣而會 上從公卿百僚議以陽明先生從祀孔廟戶部唐仁卿疏奏以爲非是被劾去公據其疏中語賦詩二十四首與之辨而送之人多傳誦焉乙酉夏旱魃爲虐 上徒步郊禱公以職祠祭災異祈禱不敢謂非其責乃疏所以純心格天者語剴而精率世以爲迂而不肯言與不能言者公曰吾所學固在是也奉 旨嘉納而朝臣顧以公爲狂公又疏陳六事其目曰緩刑辟寬逋負愼起用明學術開言路嚴修省疏留中七日而所指摘諸續朝野錄卷一 臣皆切齒及發內閣票擬以卷一 臣之入嘆公起自岩穴且不次用而以觸忤貴近不得遷公獨有以自守泊如也乃疏乞養病滿歲稔粟翔貴公博稽古今救荒法有得卽劄記之日食粗糲而捐所有活人並爲書以勉邑令卷一 起南刑部陝西司尋轉四川司郎中公於曹事毋所不精密吏洗手奉法所平反甚衆魏敬吾公爲尚書雅重之凡疑獄悉聽公爲依若鄒南臯陳蘭臺暨一時名士仍會講與善寺剖析疑義探索要眇人人得所

欲以去久之以考最行吏部署云貞操忤於奸黨篤行不愧古人三曹勞績可嘉九載緇塵無染人以爲實錄陞廣西驛傳道叅議兼僉事公雅好嘉山水聞粵西奇勝弔天下又道經衡山可登也攜姪德果上祝融峯望日入西溟光景異常乘月步會仙橋宿圓明洞飲觀音泉白雲起足下松聲盈耳清不能寐雞鳴列炬登絕頂望日浴東溟赤光閃爍超然獨出於萬象之表不覺此心豁然致良知之學益有以自信矣甫入粵問民所疾苦與州邑羣牧有司不職狀矩賦詰姦力塞敝竇或以續朝野錄卷一 諷之公曰廢法徇人吾不敢也已而爲鄉試提調及署布政司兼鹽糧分守諸道者郡邑輸賦及土司馬價悉令自權之司庫覆視卽遣去或違期久者吏請治罪則諭之曰此中險遠寇若瘴復苦之安得盡如期乎第不虧國課足矣先是出給靖江宗祿及兵餉每季不下數萬司庫以羨金請公曰吾所收安有羨也卽以原封給之撫按問語公曰知公太廉恐彰人短耳公不應廉知宗祿軍餉多

冒濫而餘丁爲甚每歲侵沒倉糧萬餘石公悉爲
汰之乙未五月賁表入賀歸遊泰山靈岩九華
諸勝丙申復任適侍御黃芳楠與公共究此學較
刻陽明集請公序之公爲發高皇帝論學常言
虛靈二字蓋已開良知之秘藏此所謂大明之君
也及文成致良知之學所以發高皇帝虛靈之
精蘊此所謂大明之臣也芳楠曰向來議從祀未
有及此者爲嘆服者久之丁酉署右江守巡二道
先是徭獍盤錯而柳城西鄉勢張甚公嚴行鄉約

浩圖續集

卷一

三

十六

保甲法得其姦良狀甚晰乃招撫獨石姑班十六
村而居山黃峒輒勒卒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時
慶遠土酋東蘭南丹那地殺劫恣行州官中流矢
幾殆公嚴勅將領聲實俱振於革奎莫之厚羅謙
端諸酋自爲文告切責之曰與若期旬日自歸者
爲良民不者大軍立殲若矣於是諸兇悛然相戒
擒首惡自贖而五村之侵地悉還又於慶遠荔波
結理城隍務爲經久計他如鎮遠岑奇鳳田州岑
茂仁潯州沈遷喬禍變遁起各以密計擒其魁一

時反側安堵者大率得於鄉約保甲之效爲多蓋
理右江三月而不調兵不糜餉惟文告播修各屬
効力能使風聲感動姦宄枚寧賢於十萬師遠矣
公歷三年滿是時篤學耆古者亡如公名精勤於
職者亦亡如公督撫及諸臺會疏以留而會有忌
者公知不合移疾乞致其仕歸郡邑父老遮道泣
留公且慰且行三月抵家閉戶靜居足迹不入城
市曰得與兄弟朋友共明此學足矣他非所知也
嘗閱二氏書以自證勅斷家事悉付其子終日宴
坐凝神究竟此道而已公性至孝居親喪號慟人
不忍聞於昆弟友愛特甚登第坊金及俸餘公之
衆而稱貸自給伯兄病久省視不少怠歿則痛哭
親爲調棺斂於其第亦然赴急量施以誼稱宗姻
間無間言晨起必正衣冠對天肅拜而後視事卯
溽暑嚴寒如一日也戊申臘月抱主遷城西除夕
凝神龕前坐以達旦若忘其倦者越四日忽曰吾
殆不起矣戒家人勿號泣以寧吾神冠帶沐浴畢
子孫環侍閉目端坐而終年七十有六子太學生